

作家访谈

曾经科学技术离我们还有点远,但现在就到了我们身边,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科幻热预示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

韩松:在今天,科幻小说其实是“现实主义”文学

■本报记者 丁杨



要是从1982年发表在《红岩少年报》的《熊猫宇宙》算起,韩松写科幻小说已经三十六年。时间不能代表一切,作品才能说明问题。回顾这位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名家的写作之路,不同时期有不同风格和题材的科幻小说佳作行世,《宇宙墓碑》《火星照耀美国》《暗室》《再生砖》等科幻小说陆续得到银河奖、星空奖、世界华人科幻艺术奖小说类金奖、全球华语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金奖等国内外科幻奖项的肯定。更重要的是,韩松的科幻写作确立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气质,对于华语科幻写作有着某种“颠覆”与推动意义。

身为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韩松很忙,年终岁首的时候尤其忙。随时发生的国内外新闻,接连不断的会议,都与他工作相关。在反复确定几次采访时间之后,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韩松坐在新华社一间小阅览室的桌子旁,就着黄昏时分的光线,神情安静而略带疲惫,声音低沉地向本报记者说起他的科幻写作、科幻观以及科幻往事……说起当年还是中学生的自己就开始科幻写作,韩松表示,即使那时没写出《熊猫宇宙》,之后也还是会继续写科幻小说的,“就是喜欢写,看了那些科幻经典作品,更是觉得自己迟早会写”。

2018年末,“韩松精选集”问世,收入他科幻创作早期至今的重要作品,中短篇小说《苦难》《假漂亮和苍蝇拍手》和两部长篇《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

国》之外,还有随笔集《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诗集《假漂亮和苍蝇拍手》,呈现出韩松的科幻写作全貌以及科幻之外的文字世界。出版六卷本作品集,在国内科幻作家中并不多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韩松的科幻写作无论数量还是水准都到一个值得总结的阶段。“我总觉得我的科幻小说没有那么受欢迎,出书太多对读者来说是种负担。”他诚恳地说,“我‘警告’过出版方,出这套精选集千万要想好,可别亏本”。不过,他并不觉得因此要放慢写作的节奏,因为“思考的想表达的还没到让自己停下来的地步,而且,我还有大量作品写完了就存在电脑里,没有出版。这些作品还可以再修改、完善”。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读您的科幻小说总觉得包含很多隐喻。可是,读者对此的理解好像很难和您不谋而合,也许有过度阐释之嫌?

韩松:这个话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后对人性不同侧面的发掘,至今读来依然令人震撼。有意思的是,这两年风靡全世界的两部美剧《西部世界》《使女的故事》的情节叠加到一块,刚出韩松的科幻写作全貌以及科幻之外的文字世界。出版六卷本作品集,在国内科幻作家中并不多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韩松的科幻写作无论数量还是水准都到一个值得总结的阶段。“我总觉得我的科幻小说没有那么受欢迎,出书太多对读者来说是种负担。”他诚恳地说,“我‘警告’过出版方,出这套精选集千万要想好,可别亏本”。不过,他并不觉得因此要放慢写作的节奏,因为“思考的想表达的还没到让自己停下来的地步,而且,我还有大量作品写完了就存在电脑里,没有出版。这些作品还可以再修改、完善”。

韩松:确实是有这种感觉。这样的作品今天不一定能写出来,这跟当时的创作环境也有关系,虽然写的时候没想过一定要出版,《美女狩猎指南》写于2002年,我的好几篇科幻小说都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个时间段,科幻小说的发展还是比较活跃的。

韩松:国内科幻作家中,您的作品风格鲜明,科幻作家飞鼠曾在《韩松的“鬼魅中国”》一文中这样评价您的作品,“文风诡异,内容荒诞阴郁、血腥暴力”。除此之外,我觉得您的作品中始终有种淡淡的伤感气质,您是个悲观主义者吗?

韩松:我可能有一点悲观主义吧,这是一种本能。记得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觉得悲伤的情绪一下子涌上来。别的小朋友在那儿玩,我跑到幼儿园围着的木栅栏墙边,攀着那个地方往天际看,那种极大的惆怅、悲观感现在还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所以,这种气质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韩松:如果说您对您的评价更多侧重作品的表现形式,那么对科幻小说颇有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对您的评价则是小说内蕴层面的,“几乎将科幻文学所有预设的内容规则全部颠覆,在寻找科幻文学本土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您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颠覆?

韩松:他所说的颠覆大概是指传统的科幻小说总是要提出一个科学原理,或者用一些科学道理来使得科学家们发明创造一些什么。相比之下,我的科幻写作则有点“乱”,那种传统科幻写作的规则在我的一些小说中是不存在的。我的很多小说呈现一种混沌状态,不包含科学技术的元素,而是对未来社会的某种想象,是个在小说框架中虚拟的乌托邦。可能吴岩的评价指的也是这个。

韩松:国内科幻作家中,您的作品风格鲜明,科幻作家飞鼠曾在《韩松的“鬼魅中国”》一文中这样评价您的作品,“文风诡异,内容荒诞阴郁、血腥暴力”。除此之外,我觉得您的作品中始终有种淡淡的伤感气质,您是个悲观主义者吗?

韩松:我可能有一点悲观主义吧,这是一种本能。记得我还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突然觉得悲伤的情绪一下子涌上来。别的小朋友在那儿玩,我跑到幼儿园围着的木栅栏墙边,攀着那个地方往天际看,那种极大的惆怅、悲观感现在还记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所以,这种气质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读您的科幻小说总觉得包含很多隐喻。可是,读者对此的理解好像很难和您不谋而合,也许有过度阐释之嫌?

韩松:这个话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欣的《三体》在国际上获奖,其他若干中国科幻作家也在国际科幻奖项上有所收获,一大批青年科幻写作者陆续涌现,科幻小说在中国进入一个发展上升期,甚至成为公共热门话题,您是否觉得在今天的公共语境中科幻有过热之嫌?

韩松:并不这么觉得,科幻其实可以再热闹一点。从世界范围看,相比魔幻、推理小说,科幻小说当然是小众。但世界进入如此科技化的时代,所有事情、任何生活都和科技产生极其密切的关系,现在的人类也可能是最后一代“纯粹的人”,很快计算机替代人类,基因编辑技术也可能改造出“不是人”的人,这些都是很现实的话题。这些变化会打破以前科幻发展的逻辑,曾经科学技术离我们还有点远,但现在就到了我们身边,发生在今天中国的科幻热预示着科幻小说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许多年轻人也包括创新企业家要是说自己完全不喜欢科幻,似乎显得有点落伍。从即将到来的未来科技时代看,新的科技革命与人性交织,科幻小说的发展会不会更进一步?我想有这种可能性。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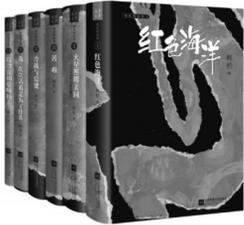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读您的科幻小说总觉得包含很多隐喻。可是,读者对此的理解好像很难和您不谋而合,也许有过度阐释之嫌?

韩松:这个话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精选集”(《红色海洋》《火星照耀美国》《苦难》《冷战与信使》《我一次次活着是为了什么》《假漂亮和苍蝇拍手》),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

《星球大战》这样经典的科幻电影也是七十年代末才拍出来。很多好莱坞的科幻导演如斯皮尔伯格、卡梅隆都是从先读到科幻小说获得熏陶,长大了才把这些小说改编成电影拍出来。而中国的很多导演从小没有得到过科幻小说的熏陶,所以,得等今天的很多科幻小读者成长起来,也许就能拍出中国的科幻大片。当然,在中国有可能这个时间段会缩短。随着经济、电影技术、特效的发展以及人们思维的改变,我们以前觉得中国人不可能拍出那样场面的电影,也拍出来了。像《红海行动》和《战狼2》,仅就电影场面来看,我觉得还得再过十年中国才能拍出来,但事实是现在就拍出来了。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韩松:这个话题要分不同情况来看。有的读者看我的科幻小说会觉得看不懂,有些读者则很容易看明白,他们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想的和我要表达的比较接近。也有读者看了我的作品之后会解读出更多意思,有所发挥。这种情况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

韩松:对,篇目是我自己选的,主要是我这些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其中中短篇小说集《苦难》里除了极个别篇目发表过,大多没发表过。这些倒不是近作,许多作品写了起码都有十年了。

《牵风记》保持了徐怀中的战争抒情诗的风格,也接续了他一向推崇的孙犁《风云初记》的写法。

酷烈而旖旎的战争风情画

■张志忠

许多年前,当面听徐怀中小先生说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小小说,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看到《牵风记》,真是兴奋万分,没有想到这样宏大的题材,写出来举重若轻,酷烈旖旎,情采飞扬。它保持了徐怀中的战争抒情诗的风格,也接续了徐怀中心一向推崇的孙犁《风云初记》的写法——当年徐怀中对孙犁崇拜至极,曾经说过,愿意以10年生命,换取孙犁先生《风云初记》的后续完成。以自己生命的减损为孙犁先生延寿,此情可悯,但无法成为现实。可赞叹的是,徐怀中心潜心研读孙犁,有解读孙犁小说《琴和箫》的文章《天籟乐章——读孙犁小说〈琴和箫〉》(《文学评论》1995年第2期)问世。仁者得寿,徐怀中以耄耋之年,将孙犁的精神命脉融入自己的作品,完成了自己的心事,文坛何幸!《牵风记》中那个曹大姐,活脱脱是从孙犁《白洋淀记事》中走出来的人物,孙犁写的是为了动员村子里的青年人参军,而选择新战士做丈

夫的女孩子,曹大姐身为已过待嫁之年的村妇主任,却是选择了曹水儿这样童蒙未开不知男女之事的战士做丈夫,涉笔成趣。更为重要的是,徐怀中心承续了孙犁的抒情小说体式,以抒情笔调写战争风云,为当下的文坛增添了难能可贵的风姿。当下的小说或轻或重地受到改编为电影电视剧的影响,在情节方面用力甚勤,《牵风记》却是一部文学性十足、案头性十足,将文学的语言和叙述发挥到极致的精彩之作。

《牵风记》的一大特点是,大时代、大事件,但是从人物或者旁枝末节写进去。《牵风记》中的几个人物都很别致,都有纵情性的鲜活性格,远远不是身上的制式军装和酷烈的战争环境能够框定的。从日本留学归来非常有情和文气的一号首长齐竞,来自北平古城单纯而恬静的古琴少女汪可逾,出自乡村充满乡土生命气息的小通讯员曹水儿这些人,都是中国战争文学前所未见的新人新性格。三个人分别

代表了“洋味”“古韵”和“土气”,有各自的性格与命运,具有独特的内心世界和价值选择标准,却又具有共同的情性色彩,在战争需要的规定动作外,横生枝节,见出情性,展露心灵世界,非常有魅力。汪曾祺评说林斤澜的写作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徐怀中就深得个中三昧。例如,在文艺演出舞台上,在大战即将到来,“隆隆炮声中传来一曲高山流水”——这是《牵风记》第一章的篇名,而全书每一章的篇名都是这样饱含情致——中,九团团长齐竞与初到抗日根据地的汪可逾初次相见关于古琴的一场对话,就像《红楼梦》中林黛玉初次见到宝玉的巧问妙答一样,一下子就确定了两人互知知音的基调,为此后的故事情节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汪可逾是北平来的小女孩,牺牲时才19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无尘无垢,恬淡自在。作品中将她比作“小纸团”,开始是揉皱的、后面在水里又怎么样展平还原。这可能就是汪

可逾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展开的过程。她生命中的很多东西是学不来的、是先天的,小到她的微笑,大到她对各种事情的那种从容、脱俗。她可以说是一面镜子,以其不染尘埃,照出了世间的芜杂荒秽,也让齐竞的男性意识和处女崇拜显示出何等的不堪。

全新的人物,自然会生发出全新的景观,有清风朗月,有诙谐小品,有波澜陡起,急转直下。包括时期中诸多大小事件的发生,在在显示出陌生化艺术造成的战争文学新风貌。共和国初期17年间的《保卫延安》《红日》,取材于解放战争重大战役,注重于对战场形势胜败转折的关注,写事件胜于写人物;近些年的《历史的天空》《亮剑》,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着重于超越党派性的民族情怀同仇敌忾;《牵风记》是另一条路子,以人物带出事件,不拘泥于战争的每一环节,事件为人物服务,凡是写到人物的興味之处,事无巨细都可以落墨甚至泼墨勾勒,正是大

量闲笔式的描写,展现出作家的奇思妙想。写齐竞用一支勃朗宁手枪机智地与下属交换曹水儿到身边,就铺叙了部队中高级首长喜好的“四大件”:汗血马,炮兵表,好枪,精干帅气的警卫员。汪可逾专门的那匹名为“准寒”的战马弹奏表现唐代战马奔腾的古琴曲《关山月》,“对马弹琴”,痴情所及,可评可点。

历史在哪里,就在细节里,小说家落笔的地方,这些是想象不出来的。比如说,挺进大别山后,局势危急,人心浮动,行军会传错口令,夜晚会突然“炸营”,寥寥数笔,就将军情慌慌尽显出来。为了轻装应敌,部队让军人最喜欢的随身战马掉队的场景,非常有震撼力。可以做个对比。英国和法国合拍的电影《赎罪》,有一个著名长镜头“敦刻尔克大撤退”,里面也有杀战马的场景。每个战士挽着一匹军马,军官拿手枪过来,“啪、啪、啪”挨个击杀。《牵风记》中的这一场景,是将数百匹战马集中在一个山



《牵风记》,徐怀中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43.00元

坳里,战马如有神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了最后的奔驰,展现出生命与运动之美,然后倒在机枪连战士的枪弹下,这样的场景怎不荡气回肠?《赎罪》中的场景是写实的,还借助于两个游走于敦刻尔克海滩寻找食物的士兵眼中见出,增加了且近的感受力。《牵风记》中枪杀战马的场景,却是写意的,对于现实生活的一种生发和升华,展现出战场特有的悲壮之美。

《老实街》充分表现了传统美学的一面,比如说追求意境和韵味,追求表现上的含蓄和空灵,内敛、节制。

我看《老实街》里的“怎么说”

■彭程

王方晨的长篇小说《老实街》,是一部打上了鲜明的个性印迹的作品,特色浓郁。它有力地拓展了艺术表达的空间,在展现现实世界的坚实质地的同时,也给阅读者一种带有神秘、玄奥色彩的情绪感受。其中有一章叫做《世界的幽微》。这个题目,大略可以概括我读这部作品的总体感受。小说中谈到“幽微”是一种传说中的怪兽,但是我还是更愿意理解它是一种隐喻,实际上更多的是指一种心灵的体会。作品整体上弥漫着这样一种虚实莫辨、有些暧昧、朦胧的氛围。这些紧紧包裹着一个内核,可以说它是一种来自时间深处的东西,既让人迷恋,也让人困惑。

《老实街》的题目,涉及到古老生活方式和现代化进程的冲突带给人内心的纠结,也涉及到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在今天如何安身立命的问

人的精神活动许多方面都具有同构性,会产生相似之处。《老实街》中,几个人物在不同篇章中反复出现,将故事相互勾连,强化了背景感和人物的命运感,使得这部由独立的篇章组成的作品,真正具有了长篇幅的品质。《小城畸人》也是写了很多人物,同一个人物出现在不同章节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真理,都执着于自己认可的一种信念或者说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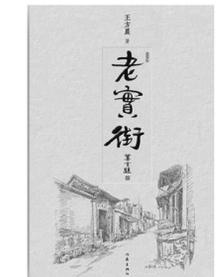
对于一部小说来讲,说什么之外,怎么说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老实街》充分表现了传统美学的一面,比如说追求意境和韵味,追求表现上的含蓄和空灵,内敛、节制,很多地方若有若无,淡淡的笔调中含有一些深刻厚重的东西,微言中大有文章。同时,不少地方的处置上,也分明能够看得出来,域外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这里仅仅介绍两个小

的方面。

第一个是叙述人称。叙述者设定为“我们”。这本小说第一章《大马士革剃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些老实的孩子,如今都已经风流云散。”小说中涉及到第一人称的叙事通常是“我”,用复数“我们”的很少。我不知道作者这样处理是出于什么考虑,但是从他的叙述带来的阅读感来看,我感觉他是想营造一种不确定性。有的章节中口气像小孩,但是有的地方口气又像老人,所以你很难清楚“我们”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身份。“我”是单个的具体的人,这样的叙述者在谈一件事的时候,就要表达出他明确的态度。《老实街》如今所呈现出的某种神秘感、某种味道,如果用“我”来叙事,可能就会受到侵扰。在描述一件事的进展,故事背后的内幕,描绘不确定感后面的东

西,描述一种他要表达的含混的题旨,如果用具体的“我”来表达,势必会对原先的朦胧、模糊达到一种澄清的作用,而那种效果原本是作者所追求的。但是用“我们”,相对来说讲清晰度就会大一些,那些本来可能被破解的就可避免,含混的效果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持。

第二个是多个章节的结尾都颇为出人意料。我想到美国小说家欧·亨利,他以结尾的突兀转折而闻名,引发不少模仿。但是《老实街》的结尾的意味更为复杂。有好几种情况,有的似乎不合常规,但是想起来仍然具有合理性。《大马士革剃刀》这一章最为典型,《奔的烟火》也很有意思,将一个真实的谋杀事件,改写为一个内涵完全不同的悲壮故事。还有结尾从客观物理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却有一种艺术的



《老实街》,王方晨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42.00元

真实,比如说《阿基米德的一天》,兄弟死后床底下冒出一眼清泉。还有《大宴》,老锁匠不小心掉到护城河里,被流水负载着漂流而下,看到很多奇幻的景致,这些结尾闪耀着魔幻的色彩,但显然是隐喻了现实中的某种状况或处境。